

四、对宗教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利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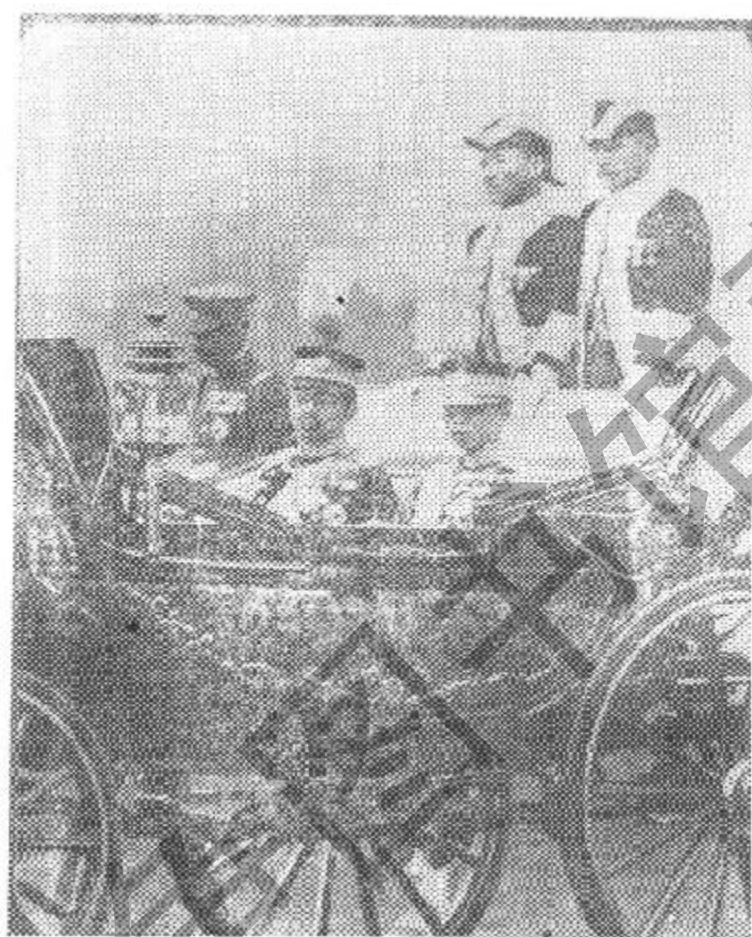
1 “建国神庙”与“惟神之道”

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给其血腥侵略找出“理论根据”，大肆鼓吹“日满亲善”、“王道乐土”、“民族协和”、“惟神之道”等骗人口号，并把它美化为所谓“建国精神”。这些骗人的口号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加强，不断改换其内容，以便为其最后吞并中国东北制造荒唐的理论根据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溥仪等，发表一个“满洲国建国宣言”，宣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“新国家”，实行“王道政治”，建设“王道乐土”，标榜“满洲国”的“独立”。同时，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人耳目，又宣扬日本是“新国家”的“友邦”，伪满洲国之所以能够建立，是“友邦”日本出兵帮助的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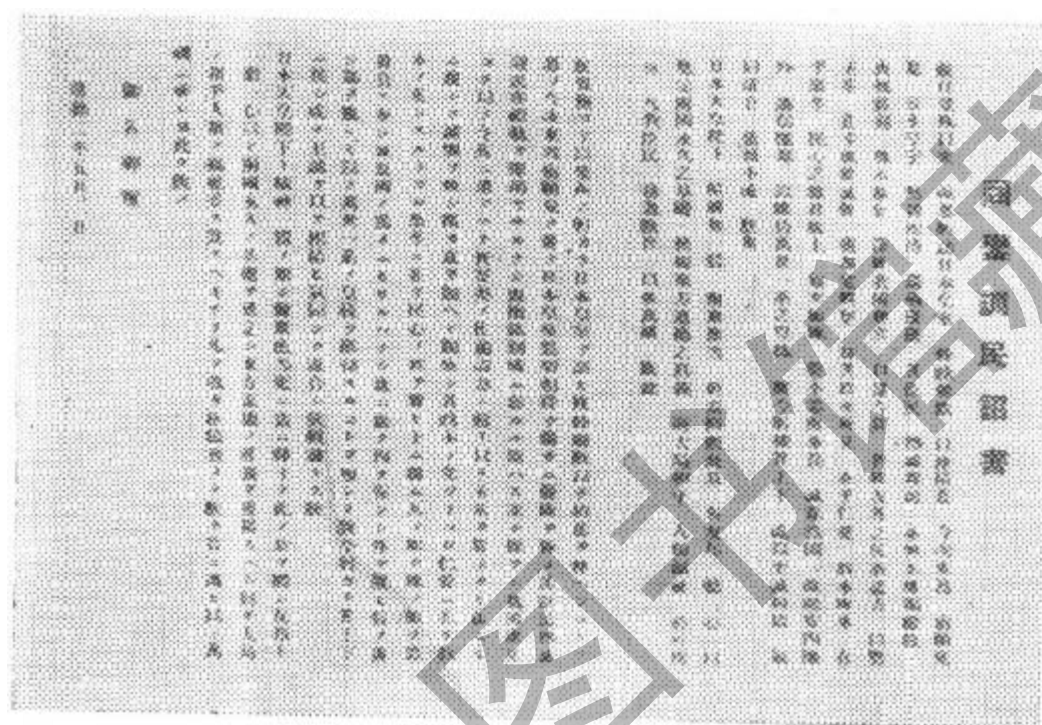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四年，溥仪当上“皇帝”，被召到日本去拜谒日本天皇，日本大肆宣扬伪满“建国”是“沐日本天皇的皇恩”、“顺天之意”而建立的。因此，溥仪从日本回来后，发表了一个所谓“训民诏书”，胡说什么他与日本天皇“精神如一体”，要东北人民和日本“友邦一德一心”，东北人民应感恩戴德、服服贴贴，作牛马，当顺民，任日本侵略者宰割。这样，“日满”关系变成了“一德一心”，在“法律上”成了“不可分”的关系。以后，日本侵略者把日本说成是“盟邦”，又把伪满初期标榜的“王道”换成了“皇道”。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，



溥仪第一次访日

又玩弄了新的花招，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所谓“建国神庙”，供奉日本“天照大神”，作为吞并我国东北归为日本版图的一个标志。因此，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叫傀儡溥仪于一九四〇年第二次“访问”日本，让他把日本的“天照大神”捧回来，当做“建国神”供奉在“建国神庙”里，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源于清始祖，而是和日本一样，始于“天照大神”。然后，经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，以溥仪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“国本奠定诏书”，说伪满洲国是在“天照大神”的“神光”保佑下建立的，溥仪和日皇亲如一人，因而伪满洲国的“国民”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，伪满洲国也就应



溥仪的“训民诏书”

该为日本所统治，从而把“盟邦日本”改称“亲邦日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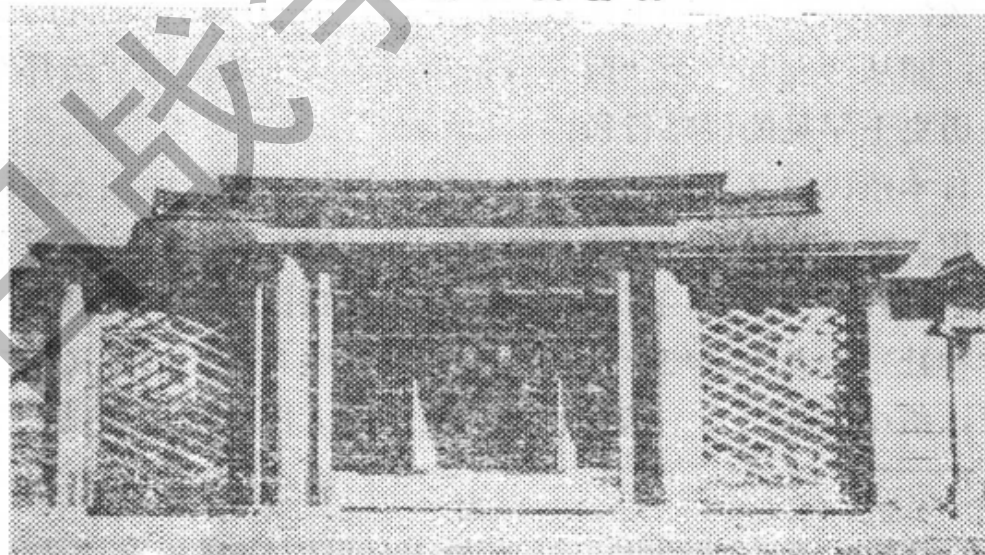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是“亲邦”呢？日本侵略者说：“亲邦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，日满两国的关系，就象父子的关系，至亲之爱 and 道义，把两国结合在一起”。^①事实上，从“建国神庙”出现之后，伪满的许多日本官吏都公然讲：“日本是你们的父亲，你们是儿子，儿子明白吗？”

紧接着，日本侵略者还炮制了一个所谓“国民训”（共五条），强迫中国人背诵，其中第一条说：“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，致崇敬于天照大神，尽忠诚于皇帝陛下”。从此“惟神之道”就成为摧残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荒唐说教。所谓的“天照大神”，本来是一个日本迷信的天神（原始神话的太阳女神），是日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所谓“万世一系”的天皇制而编造出来的，把它看成

^① 伪满《旬报》1942年6月1日，第84页。



博仪第二次访日



“建国神庙”

是日本国产生之始。他们叫溥仪捧回“天照大神”(实际上只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),暗示溥仪是日本天皇的后代,使之舍弃复辟清朝的念头^①,同时用“建国”始于日本神这个谬论,把中国东北纳入日本的版图,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;另外又胡说伪满是“奉天照大神为建国元神”,炮制了“惟神之道”,强制东北人民接受,从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,使之“皇民化”。日本侵略者说:从傀儡“建国”到“惟神之道”,是“从独善性进入到对日本的依存性”。^②伪满的“独立”外衣,到了此时已经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完全剥掉了。一个日本神供在伪首都新京,就成了伪满“国体”的大事,国家的性质变成了降下一辈的从属国。而下一步就将是并入日本版图了。

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,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,表示对它的虔诚。日本侵略者还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,承认它的权威。甚至在伪“保安法”中还规定:如对“建国神庙”有“不敬罪”者,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。

可以看出,日本侵略者是把“满洲国”的发展历史分为:“建国,日满一德一心,惟神之道这样三个阶段”。^③从这三个阶段中,我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吞并中国东北所玩弄的三个把戏:即从“友邦”至“盟邦”,最后变为父子关系的“亲邦”,这真是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行径!

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,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。除了在伪都搞“建国神庙”外,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“神社”。据一九四五年统计,日本在我国东北城乡搞了大小日本神社二百九十五座。他们妄图通过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崇拜的神灵,给中国人民套上精神枷锁,使中国人民“皇道顺化”。

① 参考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:《满洲国史》总论,第67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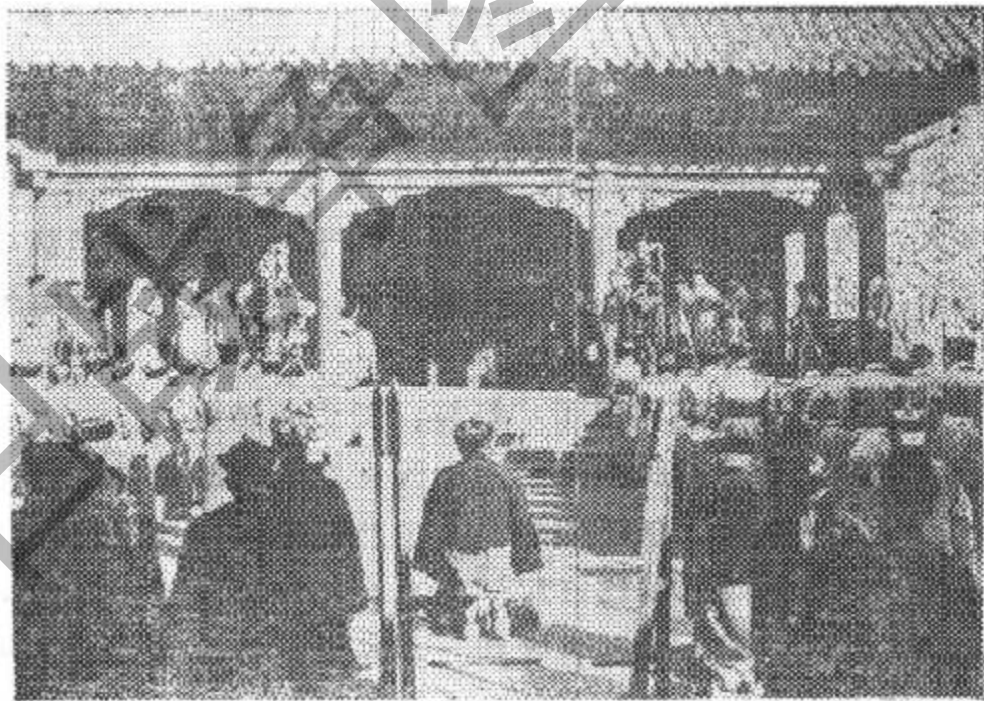
② 日本小山真知:《满洲国协和会的发达》,1942年版,第31页。

③ 小山真知:《满洲国协和会的发达》,1941年版,第31页。

2 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利用

在伪满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，日本殖民主义者广泛地利用了封建意识形态。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就带有封建的特征，而中国封建阶级经常是帝国主义的附庸。

在伪满初期，日本侵略者曾经特别着重利用了儒家思想。伪满“独立”打起的一面旗帜是“王道乐土”。日伪当局特地解释这是来自于孔丘的“先王之道”。一九三一年，当日本殖民主义限禁使用中国课本的时候，曾经让学校开设“四书孝经”课。封建余毒成了殖民主义者利用的东西。当时卖身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批汉奸，特别卖力地鼓吹伪国家遵从孔孟之道。一九三二年在“振兴孔教”、“祀孔参政”的旗帜下，伪国家把一年两次



孔 祭 惠 景 张

祀孔列为国家法定祭日。

但是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孔教进行殖民统治，和伪满傀儡打算以孔教进行清室复辟是不一致的。一九三二、三三年，伪满傀儡还穿着清代祀孔的封建大袍子，到文庙去祀孔，在日本殖民主义者中间，夹杂着戴着貂尾帽子、足登厚底鞋、身着绣袍的清代一群遗老，真有点清室复辟的样子。然而，日本殖民主义很不以为然。在主子一声训斥下，傀儡们便俯耳听命了。日本侵略者通过报刊、广播多次说，伪满不是“满洲历史的继续”，相反倒是“日本历史的继续”。一九三九年伪民生部发布命令：以后祀孔不再穿清服，改称“协和服”，也不再行清代的三拜九叩礼，改行日本式的三鞠躬。到了一九四〇年，把日本“天照大神”供到“建国神庙”里，日本殖民主义者曾经想废止祭孔。但考虑到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人影响之深，仍有利用的价值，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还是没有最后废除祭孔，但是却把“建国神庙”的祭祀列为伪国家“建国”的大典祀日，而把祭孔排在从属的地位。

伪满时期，还利用其他宗教来控制 and 麻痹中国人。除了日本宗教之外，据一九四二年统计，佛教有寺庙两千一百多个，僧侣五千多人；道教观两千三百余个，道士四千余人；伊斯兰教寺院二百多个，阿訇四百多人。伪满在蒙族地区，也利用了喇嘛教，还利用了其他一些“慈善”机关。

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利用了基督教、天主教等宗教。

伪满初期，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广泛调查。一九三九年，伪民生部公布宗教规则：各宗教宣传教义、扩建设施、立庙修寺、转移迁居、修办合并等等，都须得伪民生部“大臣”批准。不合规则者受罚。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已经不存在。在信仰方面得听从日本殖民主义者指挥。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，于一九三九年建立了各种宗教的统一组

织，如伪“满洲国佛教总会”、“道德总会”等等。

有不少日本人直接参加伪满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等的活动，其中有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。拿“在家里”这种信仰组织来说，最初是中国人的秘密结社。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打进这个结社里，策动了一部分“在家里”的头头，使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信仰者在政治上支持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。一九三三年，“在家里”在日本殖民主义分子策动下发生了大分化，一九三四年由汉奸冯谏民当委员长，建立了“大满洲国正义团”，公然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。

伪满时期，以布教为名跑到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传教士，有些人人和军队、伪政权勾结起来，干着压迫中国人民的勾当。有些人还跑到抗日战争激烈展开的热河地区，名曰“布道”，实际上是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。一九三九年策划成立“满洲传道会”的日匹信亮，就曾跑到热河去“传道”，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日战争的勾当。日本一伙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分子，曾把抗日战争迅猛发展的热河地区作为“布教”重点，进行所谓“宣抚”工作。

表彰“孝子节妇”，也是伪满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方法。截至一九四三年，日伪共搞了孝子七百多人，节妇两千七百多人，烈妇二十八个，真女两个，义仆六个，懿行四百余个，耆老四十八个，总计三千六百多人。日本殖民主义者鼓吹说：“孝子节妇”是“王道之源”，“国民道德的根基”。还说这些“孝子节妇”是伪“国家”、伪“国体”的代表，是“建国精神的发扬”。特别把卑躬屈膝于日本统治者的一些表现，列为“孝子节烈”的标志。由此可见，日本殖民主义者利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，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，是为了从精神上束缚中国人民。另一方面，封建阶级及其意识形态，在敌伪统治下也成了殖民统治的附庸。